

唐宋八大家文鈔

一



唐宋八大家文鈔

張伯行重訂

中華書局

唐宋八大家文鈔

此據正誼堂全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原序

古之所稱三不朽者曰立德立言立功。是三者果可分而視之哉。夫惟古之聖賢本其德而垂諸言。以爲功於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曾思孟能兼是三者而有之。六經四子之書是也。自孔門設教分爲四科。有以德行稱者。有以言語政事文學稱者。羣弟子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至於後世源遠而流益分。則三者之各有所立。以不朽於世者。其不能兼亦宜矣。是以文章一道近於古之所謂立言者。而盛衰升降亦同源異流。不可勝紀。綜而論之。六經治世之文。文之本也。國語衰世之文也。戰國策亂世之文也。秦焚書故無文。漢之文賈誼董仲舒劉向爲盛。東漢之文弱。三國之文促。六朝之文淫哇靡麗。亂雜而無章。立言之士蓋寥寥焉。至唐有韓退之柳子厚宋有歐陽永叔曾子固王介甫蘇氏父子數百年間文章蔚興。固不敢望六經而彬彬乎可以追西漢之盛。後之論者因推以爲大家之文。儻所謂立言而能不朽者耶。夫立言之士自成一家爲難。其得稱爲大家抑尤難也。是故巧言麗辭以爲工者。非大家也。鉤章棘句以爲奧者。非大家也。取青妃白駢四儷六以爲華者。非大家也。繁稱遠引摻奇挾怪以爲博者。非大家也。大家之文其氣昌明而俊偉其意精深而條達其法嚴謹而變化無方其詞簡質而皆有原本若引星辰而上也若決江河而下也高可以佐佑六經而顯足以周當世之務此韓柳歐曾蘇王諸公卓然不媿大家之稱流傳至今而不朽者夫豈偶然也哉蓋諸公天分之高旣什百於人而其勤一生之精力以盡心於

此道者，固非淺植薄蓄之士所能髣髴其萬一也。雖然，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聖賢非有意於文也，本道而發爲文也。文人之文，不免因文而見道，故其文雖工，而折衷於道，則有離有合。有醅有疵，而離合醅疵之故，亦遂形於文而不可掩。韓子之文正矣，而三上宰相書，何其不自重也。子厚失身遭貶，而悲蹙之意形於文墨。歐陽子長於論事，而言理則淺。曾南豐論學雖精，而本原未徹。至於王氏堅僻自用，蘇氏好言權術，而子瞻子山出入於儀秦老佛之餘，此數公者，其離合醅疵各有分數，又不可不審擇明辯於其間，而概以其立言而不朽者，遂以爲至也。余故選其文而論之，不特以資學者作文之用，而窮理格物之功，卽於此乎在。蓋學者誠能沿流而溯其源，究觀古聖賢所以立言者，則由六經四子而下，惟有周程張朱五夫子之書，可以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曾思孟之心傳，兼立德立言立功以不朽於萬世者，夫豈唐宋文人之所及也哉。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夏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羅序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五十卷。續藁四十卷。外集十卷。類藁宜與板行矣。續藁外集世未有行者。南靖楊君參來令南豐。刻宜興板於縣學。屬倫敍之。夫聖賢之學。心乎道。非心乎文也。道成於己。而文自顯也。文人之學。心乎文。非心乎道也。學文而因闕乎道也。道成而文自顯者。文與道爲一也。因文而闕乎道者。道與文爲二也。道也者。天命之性。本諸吾心。而散諸萬事。其大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其小者。威儀文辭。食息起居之節。其達諸國家天下。尊卑貴賤相接之體。制度文爲之著。其筆之於書。以詔後世。則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無適而非聖賢之文也。聖賢非有心於文也。道成而文自顯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孟軻氏沒。而斯文不傳矣。後數百年而得董仲舒焉。得揚雄氏焉。仲舒惑於災異。未醅乎道。揚雄失於黃老。美新之文。君子羞之。其能與於斯文乎。揚雄氏沒。又數百年而後得韓愈氏焉。道之大用。亦庶乎矣。然急於富貴而檢身之道不及。其能與於斯文乎。又數百年而後得歐陽氏焉。學者宗之。以配韓愈。然因其言以求其道。亦未免乎韓氏之病也。當是時也。其徒倡而和之者。眉山蘇氏。臨川王氏。南豐曾氏。其尤也。二氏之說。淫於老佛者有矣。惟曾氏獨得其正。而猶未得與於斯文。何也。其用心者。韓愈歐陽之文。而非文王孔子之文也。當是時也。濂溪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橫渠之張子。三子者之用心。文王孔子之文也。使曾氏而得其門焉。則其所立其如斯而已乎。新安朱子所以與其文之正。而惜其未見夫道之

大原也。於戲。數子者之文。率數百年而後得一人焉。其心專而力勤。終其身也而卒不得與於斯文者。心乎文而非心乎道也。昔孔子之門。心通六藝者七十人。獨如愚之顏子。莫有能及者。非惟當時羣弟子莫能及。而天下後世卒莫有能及者。心乎道也。孔子告顏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心乎道者之所事也。心乎文者。有至有不至。心乎道者。無不至矣。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言心乎道者無不至也。雖然。曾氏之文。不得與於文王孔子之文矣。然亦豈非百世之士乎。予三過南豐而問焉。其世已無聞。其祠已爲蔬圃。景泰閒訓導汪倫立祠於讀書巖下。主其祠者。先生之叔父易持之後也。楊君旣梓其文。復欲請於朝以祠之。予故成其志。使聞先生之風而興者。知求道於內也。賜進士及第翰林修撰湖西羅倫序。

曾文定公文鈔原引

曾子固之才。雖不如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及蘇氏父子兄弟。然其議論必本於六經。而其鼓鑄剪裁。必折衷之於古作者之旨。朱晦菴嘗稱其文似劉向。向之文於西京最爲爾雅。此所謂可與知者言。難與俗人道也。近年晉江王道思。毘陵唐應德。始亟稱之。然學士閒猶疑信者半。而至於膾炙者罕矣。予錄其疏劄狀六首。書十五首。序三十一首。記傳二十八首。論議雜著哀詞七首。嗟乎。曾之序記爲最。而誌銘稍不及。然於文苑中。當如漢所稱古之三老祭酒是已。學者不可不知。歸安鹿門茅坤題。

韓文引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然讀其文而不知其所以爲文。雖徒仰之何益。李漢序其文。以爲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可謂善形容矣。而所以爲文者。漢不能道也。老泉比之長江大河。渾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亦猶李漢之見也。他如宋景文贊其刊落陳言。黃山谷稱其無一字無來處。東坡以爲文至韓子乃集大成。其論當矣。而猶未知公所以爲文者何也。公固自言之矣。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是其學爲文之心也。曰。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是其養乎文之道也。曰。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磨礱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是其積之厚以爲文之本也。曰。本深而末茂。實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醅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所以盡乎文之妙也。曰。爲文宜師古聖賢人。師其意不師其辭。曰。文無難易。惟其是。曰。能自樹立不因循。是所以提綱絜要。教人爲文之法也。蓋公所以爲文者。盡乎公所自言者矣。自李漢以下。推尊公文者。能言其然。而不能言其所以然。非不能言也。無以復加乎公所自言也。後之學者。毋徒讀公之文。當知公所以爲文者。於公之言深味之。無患乎趨向之不正矣。

柳文引

唐世文章稱韓柳。柳非韓匹也。韓於書無所不讀。於道見其大原。故其文醅而肆。柳自言其爲文以爲本之易。詩書禮春秋。參之穀梁國語孟荀莊老離騷太史。其平生所讀書。止爲作文用耳。故韓文無一字陳言。而柳文多有摹擬之迹。是豈才不及韓哉。其見道不如故也。然李朴有言。柳醅正不如韓。而氣格雄絕。亦韓所不及。吾嘗論韓文如大將指揮。堂堂正正。而分合變化不可端倪。柳則偏裨銳師。驍勇突擊。囊沙背水。出奇制勝。而刁斗仍自森嚴。韓如五嶽四瀆。奠乾坤而涵萬類。柳則峨眉天姥。孤峯矗雲。飛流噴雪。雖無生物之功。自是宇宙洞天福地。其並稱千古。豈虛也哉。雖然。柳子所工者文也。余所執以繩柳子文者道也。謂柳子無見於道。固不可。然道有離合。豈可因其文之工而掩之乎。擇之約。論之嚴。不爲柳子恕。而後可以見柳子。

歐陽文引

五代之季，文體壞矣。宋興，士猶仍舊習。景祐中，石守道、穆伯長、尹師魯輩，務爲古學，以力變靡麗餘波。然而文尙未盛也。至歐陽公出，文章遂爲天下宗匠。學者翕然師尊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事。此其起衰之功，不在昌黎下。公博極羣書，好學不倦，爲人質直閎廓，見義敢爲，立朝侃侃，無所回撓。故其文如其人。卽昌黎所謂本深而未茂，實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醅而氣和者。豈可襲取而強爲之哉？公之文最長於論事，其所上劄子，委曲暢切，得人臣納忠之道。序記文字，敷腴溫潤，令人喜悅。世之號爲文章，非繁縟則淺陋，非庸腐則怪奇。安得公之文以變其所趨耶？朱子曰：「六一文一唱三歎。」今人是如何作文，又稱其平淡中卻自美麗，有不可及處。讀公之文者，當以是說味之。

三蘇文引

朱子曰。李泰伯文字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此言極得蘇氏之病。然肝江之文傳之者少。而三蘇文章。不惟傾動一時。至今學者家習而戶誦之。蓋正大之旨難入。而巧辯之詞易好也。且以其便於舉業。而愛習蘇氏者。尤勝於韓柳歐曾。及其習焉既久。與之俱移。不覺權術之用。生於心而形於文字。莫有知其弊者。朱子自謂老蘇文字初亦喜看。後覺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讀此等文字。夫文字愈工。議論愈快。其移人愈速。朱子尙覺其如是。況學者乎。苟惟蘇氏之文是習。其不至爲心術之壞也幾希。余選三蘇文。老泉聊存一二。東坡子山亦擇其醇正者而錄之。其多從小處起議論者不錄。知道之士。必能識予去取之深意也。

曾文引

南豐先生之文。原本六經。出入於司馬遷班固之書。視歐陽廬陵。幾欲軼而過之。蘇氏父子遠不如也。然當時知之者亦少。朱子喜讀其文。特爲南豐作年譜。嘗稱其文字確實。又以爲比歐陽更峻潔。夫文不確實。則不足以發揮事理。不峻潔。則其體裁繁蔓。字句瑕累。亦不足以成文矣。南豐之文深於經。而濯磨乎史漢。深於經。故確實而無游談。濯磨乎史漢。故峻而不庸。潔而不穢。文而至於是。亦可以上下千古而卓然垂不朽於著作之林矣。雖然。以先生之好學深思。而僅以文人著稱。何也。朱子以爲南豐初亦止學爲文。於根本工夫見處不徹。所以如此。今觀朱子之文。波瀾矩度。似亦從南豐來。而其義理廣大精微。發于聖心。傳以垂教萬世者。視南豐相去何如也。吾因選南豐之文。特表而出之。以告學者。

王文引

王介甫以學術壞天下。其文本不足傳。然介甫自是文章之雄。特其見處有偏。而又以其堅僻自用之意行之。故流禍至此。而其文之精妙。終不可沒也。當時曾子固薦其文於歐陽公。公擊節歎賞。爲之延譽。二公皆文章哲匠。其仰服之如此。則介甫之文可知矣。其後用之而禍天下。世之君子嫉其人。而因以不重其文。使介甫不用以終其身。或用矣。而僅處以翰墨之職。使其以文章流傳於世。而不得大行其志。則介甫之名常益尊。至其以學術壞天下。固天下之不幸。而卽介甫之不幸也。雖然。文也。肖其人而出之者也。介甫文雖精妙。而其學術意見。隱然有倔强之意。形於筆墨間。固不待其用之之後。而乃知其禍天下也。余特擇其文爲世所傳誦者若干首。評之以質知言之君子。

韓文公本傳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旣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改都官員外郎。卽拜河南令。還。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臯。前刺史劾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旣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旣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鏐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鏐。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頤。至爲夷。

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枉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悟。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湜素忌愈直。卽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思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謹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

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尙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期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逮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